

征權
市糴
土貢
國用



文獻通考詳節卷五

宋部陽馬貴與先生著

正權門



序曰征權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開市酒酤
 征商是也。蓋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
 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
 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
 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
 經國之遠圖也。自是說出。而後之加詳於征權者。莫不以藉口
 征之不已。則併其利源奪之。官自煮鹽酤酒。採茶鑄鐵。以至市
 易之屬。利源日廣。民心日偽。官既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
 文獻通考詳節 卷五 正權門
 又不可復。蓋然。既以立為課額。則有司者不任其虧減。於是又
 為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或計田而課。或望戶而課。或於民之有
 田者計其頃畝。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權遍於天
 下。蓋昔之權稅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久也。
 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種。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權。有識者知
 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作征權考第五。首叙歷代征商
 之法。蓋鐵始於齊。則次之。權酤始於漢。權茶始於唐。則又次之。
 難征斂者。若津渡關梁之屬。以至漢之告緡。唐之率貨。宋之經
 總制錢。皆末世一切之法也。故又次之。

征商

周禮。廛人掌斂市。紵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凡屠

者斂其皮角筋骨入於王府凡珍異之有階者斂而入於膳府
漢高祖接秦之弊約法省禁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
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
不領於天子之經費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
之

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
仕宦為吏文帝時晁錯說上曰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
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故其男不耕女不蠶織衣必
柔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千百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千
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井農人
害天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
文獻通考詳節

卷五 征權門

二

夫已貧賤矣上下相反好惡乖迤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按漢初逐末之民蓄積餘贏以糶市物不勒兩而務聚貨於
是立法崇農而抑商入粟者補官而市井子弟至不得為吏可
謂有所勸懲矣然利之所在人趨之如流水貨殖傳所載大抵
皆豪商鉅賈未聞有以力田致富者至孝武時東郭咸陽以大
鬻鹽孔冶以大冶領大司農桑弘羊以賈人子為御史大夫而
前法盡廢矣

武帝元光六年初算商車元狩四年初算緡錢

王莽篡位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令工商能採金銀銅連錫
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諸取眾物鳥獸
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孳婦桑蠶織紉紡績補縫工

匠醫卜及他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為
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一而以其一為貢取
不自占不以實盡沒入所採取

晉自過江至於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
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
分收四名為散估

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為五等收稅
有差

唐武后長安二年鳳閣舍人崔融上議曰臣伏見有司稅市者
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
市之賦宮雘市縱繁雜關通未游惟效出入之高賈不稅徒來

文獻通考卷五

雜考四

三

之行人而有司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
憂帑藏愈空且如天下諸津舟行所聚交貨往還時日永日今
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繞過致鋪復
止非惟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儻賂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與暴
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古人有言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
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

宋哲宗元祐中蘇軾上言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
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灾傷之
地舟車輻輳以登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
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
之令興行自古所無之弊法自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

勝稅錢自皇宋某年始。始爲聖世病之。臣頃在黃州。親見累歲穀熟。農夫連車載米入市。不了監賂之費。所蓄之家。日夜清得。願逢饑荒。又在浙西。累歲親見水災。中人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玉。餓死於市。此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臣聞以物予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災傷。捐金帛。散倉廩。所費數千萬貫。而饑殍流亡。不爲少衰。去年浙江水災。陛下使江西止雇船運。以救蘇湖之民。蓋百餘萬石。又計糴本水脚官費不貲。而客船被差雇者。皆失業破產。所告訴與其官司費耗。爲害如此。何似削去。近日五穀力勝稅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本皆利。縱有水旱。無大饑荒。雖日下稍失課利。而災傷之地。不必蓋煩陛下文獻通考詳節卷五 賦權門

四

出指錢穀。如近歲之多也。按國家關市之征。日以蠲免。而其間貪吏。並緣苛取。百出私立稅場。莫及鑄錢。對米菜茹。來薪之屬。或擅用稽查。措置添置。專欄收檢。虛市有稅。空舟有稅。以食米爲酒。以衣服爲布帛。皆有稅。遇士夫行李。則搜囊發篋。日以與販甚者。貧民博易瑣細。於村落。指爲漏稅。輒加以罪。空身行旅。亦白取稅錢。方紆路避之。則攔截叫呼。或有貨物。則抽分給賞。斷罪倍輸。倒囊而歸矣。聞者咨嗟。指曰。是大小法場也。是以中興以來。申明越津擺稅之禁。其去漏稅不實者。坐必有合稅者。照自來則例。不得欺詐騷擾。如例外多收。投子錢。許民越訴。其赴務投稅者。不得截留收買。列聖之禁。戢吏姦也。如此故雖中興再造。民力已竭。而不至於甚困者。皆此之由也。原十

齊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
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
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歷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
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耜一耒一鋤若其事立行服連軻耨
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
有金鐵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
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其餘輕
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按周禮所建山
澤之官不過掌政令之厲禁不在於征權取財也至管子言相
齊負山海之利始有鹽鐵之征觀其論鹽雖少男少女所食論

文獻通考詳節

卷五

征權門

五

鐵雖一鍼一刀所用皆欲計之苛碎甚矣其言曰利出一孔者
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
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隘其利途予之奪之貧
之富之皆在君又曰夫人子則喜奪則怒先王知其然故見予
之形而不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洽於上其意不過欲巧為之
法陰奪民利而盡取之既以此相桓公霸諸侯而齊世守其法
故晏子曰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
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山林之木衡麓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
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屬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
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布常無算徵斂無度蓋極言其苛如此
然則桑孔之為有由來矣

漢高祖接秦之弊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武帝元狩四年置鹽鐵官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鹽監官與牢盆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

昭帝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毋與天下爭利桑弘羊難曰山海有禁而人不傾貴賤有平而人不疑縣官設衡立準而人得其所今罷之則豪人擅其用而專其利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也鐵器者農夫之死士也死士用則仇讐滅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人用給人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夫秦楚燕齊土力不同剛柔異氣巨小之用居局之文獻通考詳節

卷五 征權門

六

息

後魏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孝明即位御史中尉甄琛表稱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賊而已故雖置有司實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民父母而吝其鹽醢榘有群生而權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顧四體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為民共之遂詔罷其禁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置掌鹽掌四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

成之二曰鹽鹽引池以之曰形鹽掘池以出之四曰歸
鹽於戒以取之凡鹽形鹽每地為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
按東南之鹽煮海而已西北之鹽則所出不一名亦各異南史
張暢傳魏太武至瓜州餉武陵王九種鹽曰此諸鹽各有所宜
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滿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
鹽療目痛赤鹽不用食療馬脊刺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並不
中食是也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
錢乾元元年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窻近利之地置監院
游民業鹽者為亭戶免雜徭查鶻者論法及琦為諸州鹽鐵使
盡摧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

文獻通考詳節

卷五 征權門

七

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吏
多則州縣擾出鹽窻因舊監置吏亭戶羅商人縱其所之江嶺
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羅民官牧厚利人
不知貴又以益生霖潦則鹵薄曠旱則文溜墮乃隨時為令遣
吏曉導倍於勸農初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歷末六百餘萬
緡天下之賦鹽利居甚

穆宗時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權鹽法敝請官自糶鹽可以富國
韓愈駁奏略謂乎叔請今州府差入自糶官鹽可以獲利一倍
臣以為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無物不
取或賒貸徐選用此取濟兩得使利令令吏人坐舖自賣利不
歸已罪則加身非待見錢必不敢受如此則貧者無從得鹽自

然坐失常課如何更得倍利又欲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而難
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淡食動經旬
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所在不
是尤不可之大者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
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四民僧道并煎游手因其所食
盡輸官錢并諸道軍使家口親族無一人遺漏者臣以為此數
色人等官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食不待官糶然後食鹽也
國家惟益糶與商人商人納糶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
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
於官也 按鹽之為利自齊管仲發之後之為國者權利日至
其初也奪富戶之利而官自煮之甚則奪商販之利而官自賣
文獻通考詳節 卷五 征權門

之然官賣未必能周施而細民之食鹽者不能皆與官交易則
課利反虧於商稅於是立為糶鹽食鹽等名分貧富五等之戶
而俵散抑配之蓋唐張平叔所獻官自賣鹽之策而昌黎所以
駁議之者其慮已及此矣迨其極敝也則官復取鹽自賣之別
取其錢而人戶所納鹽錢遂同常賦無名之橫歛永不可除矣
止齋陳氏曰國初鹽筴只聽州縣給賣歲以所入課利申省而
轉運司操其贏以佐一路之費初未有客鈔也雍熙二年令河
北北商人如要折博茶鹽令所在納銀赴京請領交引蓋邊郡

請始見於此端拱二年置折中倉令商人入中斛斗給
京入中斛斗算請始見於此天聖七年令商人於
算請未益蓋在京入納見錢算請始見

於此原十按授人以鹽而徵其錢謂之鹽鹽行之京東諸路免

鹽之權而均諸稅謂之兩稅鹽錢行之河北皆五代法也及其

弊也鹽不給而徵錢如故稅已納而禁權再行蓋誤以二者為

經常之賦而不知其源出於鹽也河北之權張方平言之仁皇

聽之惠及一道矣獨鹽錢之輸未有能如方平者力言之至

和中僅免其十之三惜哉

祖宗以來行鹽鈔以實西邊其法積蓋於解池積鈔於在京權

貨務積鈔於陝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解至邊入中請鈔以歸

物解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無曰貨故極利於得鈔徑請蓋於

解池舊制通行解鹽池甚寬或請錢於京師每鈔六千二百登

時給與但輸頭子等錢數十而已以此州賒貿易熾盛至為良

文獻通考詳節 卷五 征權門

九

法崇寧間蔡京始變鹽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

欲囊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羨要罷鈔法遂廢商賈不通

邊儲失備東南鹽禁加密犯法被罪者眾民間食鹽雜以及土

解池天產美利乃與糞壤俱積蔡京妻信魏伯弼專主權貨務

州縣惟務增課程督加厲民力因以擾亂盜賊遂滋焉 按唐

乾元初第五琦為鹽鐵使變鹽法劉晏代之當時舉天下盜利

纔四十萬緡至大歷末增至六百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宋

朝元祐間准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

分之二紹興末年以來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為錢

六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

東萊呂氏曰洪範潤下作鹹其種類品目甚多如出於海出於

井出於地三者世共知之。如青州出於東井，幽薊東海嶺南，海皆出於海，劍南西川出於井，河東鹽出於池，如解池，鹽之尤著者。河北有鹵地，此出於地者。永康軍鹽出於崖，此出於山者。又有出於石出於木者，自禹貢青州貢鹽，紘三代之時，鹽雖入貢與民共之，未嘗有禁法。自管仲始興鹽筴，漢武帝時，孔僅奏弘羊反覆論難，鹽權不能廢，元帝雖暫罷之，卒以用度不足，復建自此之後，禁權遂與古今相終始。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禁權之利，惟海鹽與解池之鹽最資國用，南方之鹽皆出於海，北方之鹽皆出於池，如蜀中井鹽，自贍一方之用於大農之國計，不與也。

權筴者，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其利，開成二年度支奏罷之。
文獻通考詳節

卷五

征權門

十

五代以來，勅務置官吏，宋置白礬綠礬各置官，典領有錢戶煮造入官市，禁商人私販，犯者論罪有差。原十六

權酤

周官萍氏掌幾酒謹酒

漢興有酒酤，酤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

文帝後元年詔戒為酒醪以靡歎。

武帝天漢三年初權酒酤。

昭帝始元六年從賢良文學之議罷權酤，官令民得以錢買租。

賣酒升四錢，公非劉氏曰：酤占租賣酒錢共是一事，以律

古租者謂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奏占不以實則論

如律也。租即賣酒之稅是也。賣酒升四錢，所以限民不得厚利。

耳

王莽篡漢始立法官自釀酒官賣之義和魯匡言山海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輸在縣官惟酒酤獨未輸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尙使人可以相狎也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廬以賣釀五十釀為準一釀用麴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費而三分之二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費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載灰炭給工器新樵之費

文獻通考詳節

卷五

征榷門

七

漢末曹操表奏酒禁孔融爭之

後趙石勒以氏始復業資儲未豐重制禁釀數年無復釀者致堂胡氏曰用兵以食為尤急故禁酒為其靡米救也而後世當尚武之時取利於酒奪氏酤而權之官比承平時貴利加倍而軍屯所在又許之置場自釀爭多競勝謂足以充軍費者民力豈古今世變之異歟不然何曹操石勒能行之而後之君子不能也

唐貞元中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每斗權百五十錢其酒戶與免雜差役按昔人舉社子美詩以唐時酒價每斗為錢三百今權百五十錢則輸其半於官矣

吳氏能改齋設錄曰今之秋苗有趲脚錢之類此事起於五代

後唐當時雖納麴錢而民間却許自賣酒時移事變麴錢之弊遂為定制而民間則禁私酤矣。又曰魏名臣傅中書監劉放曰官販苦酒與百姓爭錐刀之末請停之苦酒蓋醋也醋之有權自魏已然。

水心葉氏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曰自前世鄉村以分地撲酒有課利買名淨利錢恣民增錢奪買或賣不及則為敗缺而當停閉雖當停閉而錢自若官督輸不貸民無高下救戶而價雖良吏善政莫能救也嘉定二年浙東提舉司言温州平陽縣之鄉村坊店二十五當停閉二十一有坊店之名而無其處舊傳自宣和時則然錢之以貫數二千六百七十三州下青冊於縣月取歲足無敢蹉跌保正賦欲戶不實益益之酷畧岳之釀強文獻通考詳節。卷五 征權門 三

家幸免浮細受害窮山入雲絕少醉者驚懼催薪抑配白納而承嘉至有算畝而起反過正稅斯又甚矣且縣人無沉酒之失而受敗缺之咎十百零細承催乾沒關門逃避攘及鍋釜子孫不息愁苦不止惟垂裁哀願加救助伏見近造偽會子抵罪者所籍之田及餘廢寺亦有殘田謂宜賜縣就用未利足以相直補青冊之闕釋欲戶之貧不勝大願朝廷許之命既布一縣無不歌舞贊歎以紀上恩夫坊場之有歛闕州縣通患也今平陽獨以使者一言去百年之疾然則昔所謂莫能救者豈未之思歟某聞仁人視民如子知其痛毒若身嘗之審擇其利常與事稱瘡之有方予之有名不以高論廢務不以空意妨實然後舉諸可明於朝廷而惠澤可出於君上此其所以法不敵而民不

權茶

唐德宗建中元年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平本錢及出奉天罷之

貞元九年復茶稅先是監鐵使張滂奏水災減稅國用須備請稅出茶州縣及商人要路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充所放兩稅已後稅錢貶代諸州水旱不辦賦稅詔可茶之有稅自此始

致堂胡氏曰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王鉞楊慎矜章堅以及劉晏猶皆置而不征張滂稅茶則悉矣凡言利者未嘗不假托美名以奉入主私欲滂以茶稅錢代水旱田租是也既以立額則後莫肯趨非惟不蠲從而增廣其數者有之矣至於官盡權之

文獻通考詳節

卷五 征權門

七

商旅不得買遷在私則終不能禁而推埋惡少竊販之害與獄訟株連良民破產甚而盜賊出焉在公則收貯不虔發泄不時至於朽敗舉而焚之沉之殃民害物咸弗恤也其原則在於得數十萬緡錢而已夫弛山澤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聽商旅買遷而薄其征猶可也彼張滂王涯豈足效哉

又宗時王涯為相復置權茶自領之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及李石為相以茶稅皆歸監鐵復貞元之舊宋制民之種茶者領本錢於官而盡納其茶官自賣之敢藏匿及私賣者有罪此國初之法以十二場茶買賣本息并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茶一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

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謂之貼射。此天聖之法。園戶之種茶者。官收租錢。商賈之販茶者。官收征算。而盡罷禁榷。謂之通商。此嘉祐之法。止齋陳氏曰。自太平興國中。樊若水請禁江南賣茶。而茶法始密。凡茶之利。一則官賣。以實州縣。一則沿邊入中。糧草算請。以省餽運。一則榷務入納。金銀錢帛算請。以贍京師。而河東北互市。川陝折博。又以前所有。易所無。而其大者。最在邊備。蓋祖宗以西北宿兵。供億重困。民力故以茶引走商。買而虛估。加榷以利之。其後理財之臣。往往以遺利在。民數務更張。然大槩無過李諮。林特二法。特之法。以見錢買入中錢。價支鈔。而以實錢算茶。然猶以五十千或五十五千算茶。百千則是去虛估。加榷未遠也。至李諮祖劉式之意。始斷然罷去買納茶本。文獻通考詳節卷五征榷門

古

使客自就山園買茶。而官場坐收貼納之利。行之三年。而罷景祐。西邊用兵。始復行加榷法。嘉祐中。天下無事。仁皇慨然。一切弛禁。自此茶不為民害者六十七年。此韓琦相業也。至蔡京始復榷法。於是茶利自一錢以上。皆歸京師。而西北邊糧草名曰便糶。而均糶。結糶。貼糶。括糶之名。起蓋以官告度牒之類。等第抑配。而邊民不聊生矣。

凡園戶歲課作茶。輸其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百姓歲輸稅。願折茶者。亦折為茶。謂之折稅。此收茶之法。凡民需茶者。皆售於官。其以給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之欲貿易者。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予之。謂之交引。願就東南入

錢若金帛者計直予茶如京師此茶入官以輕估其出以重估
縣官之利甚博而商賈轉致於西北以致散於夷狄其利又特
厚此鬻茶之法 國朝自西北宿兵既多饋餉不足因募人入
中為粟度地里遠近增其虛估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
緡錢香藥象齒謂之三稅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時不愛虛
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敝則虛估日益
高茶益日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
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於茶商或京師
坐賈號交引舖者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舖或以券取茶或收
畜貿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
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徠日覺茶法大
文獻通考詳節 卷五 雜門

五

堯

坑冶

周官升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
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

漢景帝後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
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
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
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按石林燕氏謂
漢時賜臣下黃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二十斤雖燕王劉澤以
諸侯賜田生金亦二百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餘萬斤則金
莫多於漢矣然當時桑孔言利不過曰盜曰鐵而金則未嘗有

征權之事漢法民私鑄錢者鈇左趾博士使郡國矯詔令民鑄農器者罪至死鐵官凡四十郡而不出鐵者又置小鐵官徧於天下亦未聞有犯金之禁鐵至賤也而權之析秋毫金至貴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則國家之征利無資於金也貨殖傳所載蜀卓氏山東程鄭宛孔氏魯丙氏稱為尤富然皆言其擅鐵冶之利而未聞有藏金之事然則豪強之致富不由於金也上下之間好尚如此蓋猶有古人不貴難得之貨之遺意云

後魏宣武帝延昌三年有司奏長安驪山及白登山有銀鑛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鑄

唐凡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內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礬山七宣宗時增銀冶二

文獻通考詳節

卷五 征權門

六

宋初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內金冶十一銀冶八十四銅冶四十六鐵冶七十七鉛冶三十錫冶十六又丹砂冶二水銀冶五皆置吏主之然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其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開寶五年詔罷嶺南道媚川都採珠先是劉鋹於海門鎮募兵能採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凡採珠者必以索繫石被於體而沒焉深者至五百尺溺死者甚衆及平嶺南廢之仍禁民採取未幾復官取容州海渚亦採珠官置吏掌之

原十八

雜征斂

周官委人掌斂野之賦斂新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

漢文帝後六年弛山澤

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緡錢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衆貧民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未作賞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壯遠騎士輶車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惟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乃起拜式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而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

文獻通考詳節

卷五 征權四

七

告緡錢縱矣

元鼎四年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毋三歲而歸及息十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先公曰按告緡之令至是行之五年矣武帝之聚斂正為征伐計也得馬息不告緡此漢之所以猶愈於秦也文帝纔令民實粟塞下便減田租武帝纔令邊民畜馬取息使除告緡蓋一事便有一事之益後世厲民之政一行則與國俱弊縣官雖百方措置徒為煩擾而於民間無分毫之益可歎也夫

宣帝五鳳中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白增海租三倍御史大夫蕭望之言故御史屬徐官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夫陰陽

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上不聽

王莽初設六筦之令諸采取名山澤衆物者稅之

後漢和帝永元九年詔山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贍元元勿取假

稅

晉自渡江以來至於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文券率錢一

萬輸估四百入官

唐德宗借富商錢搜督甚峻民有自經者所獲裁二百萬緡時

軍用不給乃稅間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為間上間錢二千中

間一十下間五百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除

陌法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

者約錢為率算之法既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

文獻通考詳節

卷五 征權門

六

所入不能平而怨讟滿天下及涇原兵反大呼長安市中曰不

奪爾商戶餽質不餽爾間架除陌錢於是間架除陌竹木茶漆

鐵之稅皆罷

貞觀初京師及州縣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費其後以用度不

足諸司置公廨本錢以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今史市肆販易

月納息錢按捉錢之事惟唐有之蓋以供諸司公用之費雖

曰官出本錢令其營運納息非鑿空之橫斂及其久也民利於

假官之勢則不請本錢白納利息官利於取民之財則所徵利

息數倍本錢其為無藝甚矣

宋太祖開寶二年始收民印契錢令民典賣田宅輸錢印契稅

契限兩月

元豐創行新法既需坊場河渡司農又并祠廟鬻之募人承買以取淨利判應天府張方方言管下五十餘祠百姓盡已承買伯主祀大火國家盛德所承微子開國於宋亦本朝受命疇所自又有雙廟乃唐朝張巡許遠今既許承買小人以利爲事必於其間營爲招聚紛雜冗褻歲收其微實損大體上覽委震怒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

徽宗自崇寧來言利殆析秋毫其最甚若汭汴州縣創增鎖柵以牟稅利官賣石炭增賣二十餘場名品瑣碎有四脚鋪床榨磨等錢水磨錢侵街房廊錢廟圖錢淘沙金錢不得而盡記葉適奏經總制錢之患曰昔岑憲經始熙河始有所謂經制財用者宣和末陳亨伯以大潛兼經制使移用諸路財計其時所

文獻通考詳節

卷五

征權門

九

在艱窘無以救急故減役錢除頭子賣糖時以相補足及維揚駐蹕國用益困呂頤浩葉夢得實總財事四顧無策於是議用陳亨伯所收經制錢蓋辦目前者不暇及遠亦無恠也然其所取止於一二百萬而已其後內則爲戶部外則爲轉運使不計前後動添窠名所收之多以貫計者至於千七百萬於是州縣之誅求江湖爲月椿兩浙福建爲印板帳其名尤繁其籍尤雜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於此臣嘗計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財利其時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無所用坊場河渡免行茶湯水磨堆垛之額止以給吏祿而已前有薛向後有吳居厚可謂剌薄矣蔡京繼之行鈔法改鈔幣誘黠商旅以盜賊之道利其財可謂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細解落實陌其患如經線

制之甚者蓋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劉晏之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經總制之為錢也雖吳居厚蔡京亦羞為之百計罔民日月消削蓋昔之號為壯縣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復可舉手今之所謂富人者皆其智足以兼井與縣官抗衡及衣冠勢力之家在耳若夫齊民中產衣食僅足昔可以耕織自營者今皆轉徙為盜賊餓死矣為國有大計自始至末必有品節條章豈有左右望而羅其細碎不收之物猶可以為國乎使國不貧宜不至此既至此矣何以能富今欲變而通之莫若先劉今額之半正其窠名之不當取者罷去然後令州縣無敢為版帳月椿以困民黜其舊吏之刻削者而拔用惻怛愛民之人使請修牧養之政其次罷和買其次罷折帛最後議茶鹽而寬文獻通考詳節

卷五 征權門

十

賦之若此則生民不困而國用亦漸可足矣 右經總制月椿版帳等錢所取最為無名雖曰責辦州縣不及百姓然朱文公嘗論其事以為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莫址而其勢窮矣縣何所取之不過巧為科目以取之民耳而議者以為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有與於民也此又與掩耳盜鐘之見無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說以誣誤朝聽耳昔太史公論桑弘羊之善理財以為民不加賦而上用足而司馬溫公謂其不過設法陰奪民利然弘羊所謂理財若盭鐵則取之山澤也若酒醢均輸舟車之算則取之商賈逐利者也蓋山海天地之藏而商賈坐籠不賁之利稍奪之以助縣官經費而不致盡倚辦於農田之租賦亦崇本抑末之意也後世若

在民間矣而復別立其名以為取辦州縣所敵不及民將以

誰欺乎 原十九

市類

在曰市者商賈之所也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

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依於市官之

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是所藉藉者也

昔之帝王其來夏取之什一而賦而有餘未有

也而釋之說則依於春秋公孫文侯之

曰其金曰和買

皆所以便民

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詳節卷六

宋鄴陽馬賁與先生著

後學常熟嚴虞博錄

市糶考

序曰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倣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糶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糶粟者也而糶之說則倣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糶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糶皆以平糶藉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糶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糶及其意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糶之蓋懲遷有無曲為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

文獻通考詳節

卷六 市糶門

一

征利富國之意然以糶既久古意寢失其市物也亦諉曰權富實居貨待賈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為而指為富國之術矣其糶粟也亦諉曰救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極其弊則名曰和買和糶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作市糶考第六

市

周官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以服為之息水心葉氏曰熙寧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為

布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為君子者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為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辨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為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餘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為之息若此者真周公之為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為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闢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予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則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與則誰與之將無以充其用而恤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為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為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為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闢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為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為深知周公乎

文獻通考詳節

卷六 市羅門

二

帝元封元年置均輸官

桑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

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餽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

又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
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
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
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
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一
歲中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是時歲小早
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
坐列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聖帝時霍光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御史相與語人
疾苦文學曰理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教道之端抑末利而開
仁義無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均輸

文獻通考詳節

卷六

市糶門

三

與人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
不夫末術則人侈本修則人慤慤則財用足侈則饑寒生顧罷
均輸以進本退末大夫曰邊用不足故置均輸蕃貨長財以助
邊費今議者欲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罷之不
便夫國有沃野之饒而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
而不足於財者商工不修也隴蜀之丹漆毛羽荆揚之皮革骨
象江南之櫛梓竹箭燕齊之魚鹽瓊表充豫河之漆絲綿紵養
生奉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以通川
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也文
惠人而接於市夫排困市井防禦利門而民猶為

非況上為之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夫古之賦稅於人也因其所立不求其拙農人納其糶工女效其織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行姦賣平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輕賈姦吏覆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師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即賣是以餘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今山東被災賴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飢人以振故均輸之蓄非所以賈萬人而專奉兵師之用亦以振文獻通考詳節

卷六 市鑿門

困乏而倫水旱也古之賢聖理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理家養生必於農則弊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以末易本以虛蕩寔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王莽篡位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按古人立五均以均市價立泉府以收滯貨而時其買賣皆所以便民也所謂國服為息者乃以官物賒貸與民則取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說令民採山澤者畜牧者紡織者以至醫巫技藝各自占所為而計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為貢則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嘗有此法乎

唐德宗時趙贊請置常平官兼儲布帛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諸處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懸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

錢

賤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并權商買錢以贍常平
能改齊謾錄曰本朝預買絀絹謂之和買絹按玉壺清話
水燕談二書皆以為始於祥符而范蜀公東齋記事稱是
大時三司判官馬元方建言方春乏絕時預給庫錢貸民至
夏秋令輸絹於官預買絀絹蓋始此

熙寧三年御史程顥言京東漕司王廣蔗和買絀絹增數抑配
率千錢課絹一匹其後和買并稅絹匹皆輸錢一千五百詔條
折以聞時王安石秉政顥言不行 按熙寧初王介甫專以取
息為富國之術然青苗則春散秋斂是以有賒貸之息市易則
買賤賣貴是以有貿易之息至於和買則官以錢買民之絀絹
而已息安從出哉蓋當時言利小人如王廣蔗輩假和買絀絹
之名配以錢而取其五分之息耳其刻虐又甚於青苗矣

文獻通考詳節

卷六 市糶門

五

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贏年儉物貴難
以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從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需徒使
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發運使實總六
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
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
雜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從賈就賤用近易遠於是以薛向
均輸平準事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得自擇
屬向請有司具六路歲所當上供之數中都歲所用及見儲度

等支歲月凡當計置幾何皆預降付司從之 按均輸市易皆
建議於熙寧之初然均輸卒不能行市易雖行而卒不見其利
何也蓋均輸之說始於桑弘羊均輸之事備於劉晏二子所為
雖非知道者所許然其才亦有過人者蓋以其陰籠商販之利
潛制輕重之權未嘗廣置官屬峻立刑法為抑勒禁制之舉迨
其廢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記唐書皆亟稱之以為
後之言利者莫及然則薛向之徒豈遽足以希其萬一宜其中
道而廢也然所謂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則夫祖宗時以賦稅而
支移折變以茶鹽而入中糧草即其事矣苟時得能吏以幹運
之使其可以裕國而不至困民豈非理財之道固不必親行販
易之事巧奪商賈之利而後為均輸也介甫志於興利苟慕前
文獻通考詳節 卷六 市糴門 六

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廢財勞人而卒無所成誤矣至於市易
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迹而下行黠商豪家貿易
稱貸之事其所為遠出桑劉之下今觀其法制大槩有三結保
貸請一也契要金銀為抵二也買遷物貨三也然貸息抵當買
遷之事使富家為之假以歲月豈不獲倍蓰千萬之利今改之
熙寧五年賜內藏庫及京東路錢為市易本共一百八十七萬
緡至九年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利錢僅總收百三十三萬二
千緡有奇嗚呼以縣官而下行黠商豪家之事且買遷圖利且
放債取息以國力經營之以國法督課之至使物價騰躍商賈
怨讟而孽孽五年之間所得子本蓋未嘗相稱也是又豈得為
善言利者乎

高宗初至杭州兩浙運副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絀絹歲一百一十七萬匹每匹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緡省以助國用詔許之東南折帛錢自此始二年戶部請諸路上供綵帛並半折錢如兩浙例江淮閩廣荆湖折帛錢自此始按折帛元出於和買其始也則官給錢以買之其後也則官不給錢而白取之又其後也則反令以每匹之價折納見錢而謂之折帛倒置可笑如此

互市

宋國史志互市者自漢初與南粵通關市其後匈奴和親亦與通市後漢與烏桓北單于鮮卑通交易後魏之宅中夏亦於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際常交戎夷通其貿易開元定令載其條目文獻通考詳載卷六市雜門七

後唐復通吐戎互市此外高麗回鶻黑水諸國亦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

開寶四年置市舶司於廣州

北蕃在太祖時雖聽緣邊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興國二年令鎮易雄霸滄州各置榷務

景德四年夏州納款於保安軍置榷務

榷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高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費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費者有所并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忠士不盡死矣計本量委則

足矣然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乎守準乎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饌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魏文侯相李悝曰糶其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其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碩半為粟百五十碩除十一之稅十五碩餘百三十五碩食人月一碩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碩餘有四十五碩碩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文獻通考詳節

卷六 市糶門

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贖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糶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糶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碩中熟自三餘三百碩下熟自倍餘百碩小飢則收百碩中飢七十碩大飢三十碩故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糶不貴而人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漢五鳳中歲數豐稔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糶三輔強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

半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按後漢書劉般傳顯宗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般對以為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剝百姓豪右因緣為奸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般所言即後世常平之弊常平起於孝宣之時蓋至東漢而其弊已如此矣

隋文帝開皇三年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置常平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時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送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文獻通考詳節卷六市糶門九

不熟當社有飢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致堂胡氏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飢民之得食也其庶幾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凶飢無狀有司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文移反覆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近郭力能自達之人耳縣邑鄉遠之遠安能扶攜數百里以就倉合之廩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文當縣置社倉為法

唐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玄宗復置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蓄本錢德宗時趙贊又請置常平輕重本錢兼儲布帛絲麻諸道津會置史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十之

一以贍常平本錢帝納之屬軍用感迫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

貞觀開元後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供軍於是初有和糴牛仙客為相有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糧廩益美

憲宗時有司以歲熟請畿內和糴白居易上疏曰和糴之事以臣所親有害無利何者凡曰和糴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今則不然配戶督限盛迫鞭撻甚於稅賦何名和糴今若令有司出錢開場自糴比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又必不得已則不如折糴折糴者折青苗稅錢使納斗斛免令賤糶別納見錢在於農人亦真為利比來度支所支和糴文獻通考詳節

卷六 師糶門

十

價錢多是雜色匹段百姓又須轉賣然後將納稅錢至於給付不免侵偷貨易不免損折所失過本其弊可知今若量折稅錢使納斗斛則既無賤糶麥粟之費又無轉賣匹段之虧利歸於人美歸於上是則配戶不如開場和糴不如折糶亦甚明矣按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於糶也平糶法始於魏李悝然豐則取之於民歉則指以濟民凡以為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糶充他用至宋而糶遂為軍餉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結糶寄糶依糶均糶博糶免糶括糶等名推原其由蓋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姦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又法令素寬致有此弊後懲其弊只糶之必

民而不復贖商人之計然至計其家產而均數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數則其為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蓋始也官為商所虧終也民又為官所虧其失一也

宋神宗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請以常平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給者聽之令隨稅納斗斛半為夏料半為秋料如遇文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 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曰以

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非為利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 判大名府韓琦言熙寧詔

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為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

文獻通考詳節

卷六 市糶門

士

增數坊郭有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且愚民一時借請則其易納則甚難故自制下以來官吏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與無業客戶或願請而將來必難催納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條同保人等均陪之患 右諫議大夫司馬光言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悝耿壽昌為之也比來所以廢廢者由官吏不得其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為青苗錢又以其數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倉自不能足用固無羨餘以濟飢民所賴者常平倉錢穀耳今盡作青苗之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糶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贖賍臣

謂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也 知青州歐陽修言田野之民安知周官泉府為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耳臣愚以為必若使天下曉然知非為利則乞除去二分息但納本錢又言夏料錢於春中俵散猶是青黃不接之時尚有可說若秋料於五月俵散正是蠶麥成熟人戶不乏之時何名濟闕直是放債取利耳二麥不熟則夏料尚欠豈宜更俵秋料錢以此而言秋料可罷不散

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間建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請本鄉土居潮奉鄧劉如愚共任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二計息以償自後逐年斂散或遇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飢即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倉廩以元數

文獻通考詳節

卷六

市驛門

三

六百石還府見管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請以是行於司倉 朱子建安五夫社倉記曰予惟成周之制縣都各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道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思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飢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鏑遞相傳授或至累數十年不一嘗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察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有所改者豈不以里社不皆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恐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

入同於官府則鈎校靡密上下相通其害又有甚於前所二者
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 原二十一

子曰馬負八州皆有貢物而黃州獨無之旬服有水原之輸而
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
多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
自貢無代無之者之令甲猶曰管其租入然學校之禮物為昔
世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至於珍奇異獸奏版異味或先
之君亦有取於或賦輸之物然則自往往有出於經常之外
者甚至指廢民賦以增民輸而令其民困於餘以視貢奉土守

收料米三升以納一鄉四五十里之遠凶年人不發食請以
是行於司倉 卷二十一 記曰乎世成周之制縣都
各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陳唐所謂社倉者亦遠古之良法也今
制廢矣獨會平糶倉尚有古法之道焉然官儲於州縣所惠不
逮市井作游軍至於深山長谷乃建遠輸之區則雖飽餓殍死
而不能反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過重是法者視民之遊而
不肯發往往令其封鎖通相傳校或至累數十年不一舉者一



長心職之 卷二十一 人固於官故便除弊觀密上才不厭其言及亦甚矣 原二十一

文獻通考詳節卷七

宋鄱陽馬貴與先生著

後學常熟嚴虞惇錄

土貢考

序曰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所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然季叔之世務為苛橫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至於珍禽奇獸裘服異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姦諂之臣希意剗貢往往有出于經常之外者甚至指留官賦陰增民輸而命之曰羨餘以供貢奉上下相蒙苟悅其名而於百姓則重困矣作土貢考第七

文獻通考詳節

卷七 土貢門

禹貢兖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宗鉛松怪石厥篚縠絲徐州厥貢惟土五色泗濱浮磬淮夷璜珠暨魚厥篚玄纁編揚州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荊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柁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箇篚括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豫州厥貢漆枲絺紵兗篚織纊錫貢礬錯梁州厥貢瓊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雍州厥貢球琳琅玕

周官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嬭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游貢九曰物貢
漢文帝後六年大旱蝗令諸侯毋入貢地山澤

元帝初九五年罷齊三服官

和帝詔太官勿受遠國珍羞 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
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
乃上書陳狀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
之本其勅太官勿復受獻

隋煬帝幸江都所過州縣五百里外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
輦極水陸珍奇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歷陽郡丞趙元
楷獻異味皆遷官由是郡縣競務剝削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
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
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

文獻通考詳節

卷七 土貢門

二

德宗既平朱泚屬意聚斂藩鎮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劍南西川
節度使章彝有日進江西觀察李兼有月進他如杜亞劉養王
緯李錡皆徵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
戶部財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矯密旨加斂或減刻
吏祿或貶鬻蔬菓往往私自入所進纔十二三無敢問者刺史
及幕僚至以進奉得遷官

宣宗時石補闕張潛奏藩府代移之際皆奏羨餘為課續朝廷
因為甄發夫財賦有常非重取于民刻削軍士則安得羨餘南
方諸鎮不寧皆由此也變故一生所蓄既遭焚掠發兵費又百
倍然則朝廷何利焉上嘉納之

陳真宗咸平二年內侍裴愈因事至交州謂龍花蔬難得之物

宜充貢本州遂以為獻上怒黜愈隸崖州仍絕其貢是歲又減
罷劍隴夔賀等五十餘州土貢又罷三十餘州歲貢茶

高宗紹興四年詔淮南州軍進奉大禮銀絹並蠲之二十六年
詔罷臨安府歲貢御服綾又詔罷連州歲貢珠子 原二十二

文獻通考詳節卷七

文獻通考詳節卷七 土貢門



高宗紹興四年詔淮南州軍進奉大禮銀絹並蠲之二十六年

詔罷臨安府歲貢御服綾又詔罷連州歲貢珠子

原二十二

宜充貢本州遂以為獻上怒黜愈隸崖州仍絕其貢是歲又減

文獻通考詳節卷八

宋鄱陽馬貴與先生著

後學常熟嚴虞博錄

國用考

賈山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養一君。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死於戈。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然則國之廢興。非財也。財少而國廼財多而國促。其效可觀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天府。又有玉府。內府。且有惟王不會之說。後之為國者。因之。兩漢尉繚曰。大農者國家之蓄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轉運度支。而復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戶部三司。而復有封文庫。通考詳節卷八 國用門

舊內藏於是。天下之財。其歸于上者。復有公私。恭儉賢主。常捐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其祿昌。浮侈僻主。至廢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此又歷代制國用者龜鑑也。作國用考第八。叙歷代財計首末。而以漕運賑恤調貸附焉。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祭用數之。仍喪用三年之仍。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治。祭豐年不著。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按此九賦先鄭以為地賦。後鄭以為口賦。然關市即邦中之地也。山澤即四郊以下之地也。一地而再稅之可乎。關市即邦中之人也。山澤即四郊以下之人也。一人而再稅之可乎。且居關市及山澤之民未必皆能占會百物以取利者也。蓋從而倍征之可乎。愚以為自邦中至邦都皆取之於民者其或為地賦或為口賦不可知也。關市以下則非地賦口賦乃貨物之稅也。關市者貨之所聚故有賦。如後世商稅是也。山澤者貨之所出故有賦。如後世權蓋榷茶之類是也。幣餘則如後世領官物營運之類故取其息。

文獻通考詳節

卷八國用門

二

即賦也。故名之曰九賦。而太宰總其綱焉。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凡頒財以式法受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上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甲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漢接秦之弊民亡益藏自天子不能具驂駟將相或乘牛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而山川園池市井稅租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仁文帝即位賈誼說上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晁錯說上募民入粟遣支五歲則入粟郡縣支一歲則時赦勿收農民租

武帝時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外事四夷內興功利用度不足乃募民入奴婢得以終身復及入羊為郎又令民買爵置武功爵造皮幣白金置鹽鐵均輸官算商車鑄錢榷酒酤漢故事供給南單于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

文獻通考詳節卷八國用門

三

聖帝光初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錢卿五百錢

中平二年敕修官錢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為導行寶

晉武帝平吳之後世屬升平物流倉庫官闈增飾服玩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瑋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寶珠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雞以給具布余兩幅囊錢三千以為車駕之資焉

隋開皇時百姓承平日久雖遭水旱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城達於京師晝夜相屬不絕帝又躬行

節儉。益寬徭賦。出師命賞賜物。優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乃更闢左藏院。構屋以受之。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考之史傳。未見其有以為富國之術也。周之時。酒有榷。鹽池。鹽。邦有禁。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並罷之。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疋者。減為二疋。役丁十二番者。減為三十日。則行蘇威之言也。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稅。十年。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其於賦稅復濶略如此。然文帝受禪之初。即營新都。徙居之。繼平陳。又繼討江南。嶺表之反側者。十餘年。閭閻繼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於賞賜。有以。並無所愛。平陳凱旋。因行慶賀。頒給布帛。文獻通考詳節。卷八。國用門。四。

三百餘萬段。則又未嘗吝於用財也。夫既非苛賦。歛以取財。且時有征役。以糜財。而賞賜復不容財。則宜用度之空匱也。而行以殷富如此。史求其說而不得。則以為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衛。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審以布絮。賄乾薑。以檀棗進香。皆以為費用大加謹。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信利國之良規也。漢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樸儉富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如此後之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遂倡為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豈不謬哉。

唐天寶以來。海內富寔。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

九萬八千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絲百八十餘萬屯布
千三十五萬餘端天子驕於佚樂用不知節于是錢穀之臣始
事峻節及兩京陷泐民物耗斲肅宗即位籍江淮蜀漢富商營
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租庸使宰相裴冕令諸道得
召入納錢給空名告身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
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至德以後天下兵起因以饑癘版圖
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給于節度
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莫相統攝綱目大壞四方貢獻悉入
內庫權臣巧吏因得旁緣公託進獻私為贖盜王賦所入無幾
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罷重者不知新舊仍積不知其涯吏因
其苛蠶食於人富者得免貧者丁存揚炎為相乃請為兩税法
文獻通考詳節

卷八 國用門

五

以均之自此吏不能容奸權歸朝廷
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
入第五琦為度支蓋錢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
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楊炎既相
上言曰財賦邦國大和豐儉盈虛大臣不得知無以計天下利
害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給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
賜帝從之

憲宗時分天下財賦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

李吉甫為元和國計簿以天下郡邑戶口財賦之入較吏祿兵
廩商賈僧道之數大率以二戶而資一兵以三農而養七游手

宋興吳蜀江南荆湖南粵皆號富強相繼降附祖宗因其富守
以恭儉方是時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水甚蕃任官未真冗百
姓各安其生不為巧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
歲增兵籍益廣縣官之費數倍昔時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
困於財矣仁宗承之給費寔廣天聖初始命有司取景德一歲
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初自祥符天書既降齋醮糜費
甚衆至是大省齋醮宴賜及減諸宮觀衛卒自是道家之奉有
節土木之費省矣至寶元中陝西用兵調度百出縣官之費益
廣賈昌朝上言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期
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數載於是議
省冗費減軍餼及宗室歸郊祠所賜之半著為式 范鎮上言

文獻通考 卷八

國用門

古者宰相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
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額
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贖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
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矣 蘇軾策別曰人君之於天下而已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接
己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夫
為國有二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
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
所入星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州卒有水旱之變
盜賊之憂則官民以自辦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地
不能使之貧凶夷盜賊不能使之懼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

者一歲之入纔足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供天下之用其
子居雖不至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
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于最下而無謀者
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
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
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
稅益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算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
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豈健勇哉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壽考
今未五六寸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
其後耶天下之費固有所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
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

文獻通考詳節

卷八 關用門

七

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費而被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
三歲而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
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
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
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鉅萬計
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特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
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瀕河
州縣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以救災之術顧為都水監夫四方之
水患豈一人坐籌于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
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為費豈可勝計哉
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敵人獵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入

為之廡長廡長立而馬益瘠今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為不多矣臣以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曾鞏議經費曰宋興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較之景德戶七百二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二億萬以下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募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較之

文獻通考詳節

卷八 國用門

八

官之衆一倍于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人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于舊而浮于今者有約於今而浮于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二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萬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者也

李達應詔條奏財用總論曰財用今日之大事也必盡究其本

而後可以措于政事。欲盡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財用之本末。夫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為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說安從出哉！蓋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于堯嚳以前，為密矣。今禹貢所載是也。然稔秸米粟不及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較于今世，乃充庭之儀品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為周治，其財用視舜禹則已謫。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內，猶不盡取。蓋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為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幣鑄金以權之。當是時，不開以財少為患，而以財多為功也。雖然，此其事遠矣。蓋筮禾起自春秋，魯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侯各以其國自足，而無煎熬逼迫之憂。蓋漢文景之盛，而天下之財不以入關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而諸侯若吳人者，亦不租稅其田。光武明章未聞以財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盜賊夷狄之難，內外征討亦不大煩。惟秦始皇豪暴，有頭會箕歛之譏。漢武帝奢侈，有均權征算之政，而西園聚錢，大驚天下之官爵以致之。蓋兩漢雖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財為病，非若今世也。雖然，此其事遠矣。分為三國，裂為南北，無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祚迫虞，禍變頻興。至于調度供億，猶自有序，而亦豈若今日之貧窘漏底哉！此皆具載冊書可即，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遠矣。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關地最廣，用兵最久，師行最勝。此其事則差近而可知矣。致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恃多財而能

之也。決矣。故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慮。所慮者謀慮。取舍定計數。必治功之間耳。非如今日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頭竭足。以較錙銖。若惰夫。澆心。刻刻焉。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以財少為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積出于唐之中世。盛於本朝之承平。而其極甚。乃聖於今日。其為國之名物。采章。精神。威望。一切銷耗。內之所。以取悅其民。外之所。以示威於敵者。一切無存。習為寬緩。迂遠之常說。以文其無厭而盡力于苟且。督迫鞭撻。疲民舞小吏。而謂之有能。陛下四顧而加聖思。必有大不可安者。故臣以為不究古者財之來。乘循而至。於本朝。以去其錯繆。而不合于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多少。有無不足為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大計。皆不可得。而預論

文獻通考詳節 卷八 國用門

十

而必望其有所施行。以必成效哉。又曰。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敵知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歛之害。而財之匱甚矣。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為最急。既而僭偽次第平。諸節度伸縮惟命。遂強主威。以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財在上也。至於太宗真宗之初。用度自給。而猶不聞以財為患。及祥符天禧以後。內之蓄藏稍以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行。繼而西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夫當仁宗四十二年。號為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下之論擾擾。皆以財為慮矣。當是時。善人君子。以為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復取。皆甘心于不能。所謂精悍阻儉之吏。亦深自藏。不敢奮頭角。以裒歛為事。雖然。極天下之大

而無終歲之儲。愁煩勞苦。誠乎。蓋老權貨之間。而未得也。是以熙寧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專。歛散與利之。四出。候望而市肆之會。闕津之要。微至于小商賤隸。什百之數。皆有以征之。蓋財無乏于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寧元豐。其借先王以為說。而率上下以利曠。然大變其俗矣。崇觀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為其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惠卿之所未。故變鈔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用。自謂其蓄藏至五千萬。需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百侈並歸。竭力相奉。不幸黨異。同屢復屢變。而王黼又欲出於蔡京策畫之所未及。加以平方臘。則加歛于東而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關陝尤窮。然後靖康之難作矣。方大元帥建府于河。北而張愨任饋。文獻通考詳節。卷八。關州。

十一

餉之責者。益斂數十萬緡而已。及宋維揚而黃潛善呂頤浩葉夢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權貨自營。而收舊經制錢之議起矣。況乎大將殖和軍食自餉。無復承統。轉運所至。剗搜。挐朝廷科降大書。文移守令。丞佐。特巨校將五百。追捉鄉戶。誅捕無告。賊貪之人。又因之以為已種。而經總制之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椿和糴。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以來。莫今為甚。而財之乏。少不繼。亦莫今為甚也。自是以後。辛巳之後。甲申之後。邊一有警。賦歛輒增。既增之後。不可復減。嘗試以祖宗盛時呼入之。貼比于漢唐之盛時。一再仰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貼椿。役錢之寬。剩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知王黼之免夫。至六十餘萬緡。其大半不可鈞考。然

要之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視視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
地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皇皇營
營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
多少此善于為國者也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
不治古者財愈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善為國者將從
其少而治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況於多者勞而少
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故臣請陳今日財之四患一曰經
總制錢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買之患四曰茶鹽之患四
患去則財少財少則有餘有餘則逸有餘而逸以之求治朝令
而夕改矣

原二十四

漕運

文獻通考詳錄

卷八

國用門

三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黃腫瑯琊負海之郡
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漢興高帝時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武
時至六百萬石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
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費擬于
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
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
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
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
溉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為然發卒穿渠以

漕大便利其後番繫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險
收亡甚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阪
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畫河壩棄地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
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上以為然發卒作
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廢子越人令少
府以為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
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多坂迴遠今穿褒斜道少坂近四
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
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
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
巴蜀上以為然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
文獻通考詳節

卷八

國用門

三

多端石不可漕

孝宣即位歲數豐穰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
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
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之蕭望之言壽昌欲近糴
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
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帝
不聽漕事果便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初平帝時河汴
決壞久而不修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會有薦王景能治水
者乃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
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潰漏之患費以百

億計

魏正始四年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大積軍糧又通漕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眾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漑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以渭水流淺沙深乃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使之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

文獻通考詳如

卷八 國用門

古

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于淮海四年發河北諸郡百餘萬畝開水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懼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砥柱之險顯慶初鑿三門山為梁通陸運功不成其後鑿為棧以輓漕舟輓夫多

裴耀卿言江南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頃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牆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催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跡可尋可于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栢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用其計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和庸監鐵泝漢江而上河商尹劉晏為戶部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於輸京師及代宗以晏顯領

文獻通考詳節

卷八 國用門

五

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益鐵凡漕事皆決於晏晏即益利備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歇艫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舡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桑竹篠為綯挽舟以朽索屬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舡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積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駄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

是河漕不涸大歷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糶
優農 東坡蘇氏曰唐代宗時劉晏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
一千石十船為一綱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寔費不及五
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
久船塲既興執事者非一頃有餘剩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
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塲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
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塲既無破敗饋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
杜侍御者始以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
卿者為揚子縣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寔數估給其錢無復
寔剩專知官才家即時凍餒而船塲遂破饋運不給不久遂有
黃巢之亂劉晏以一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為千繫人欺隱之資

文獻通考詳節

卷八 國用門

六

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疏繆之極矣然晏運四十
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八十隻也每隻剩
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吳堯卿不過為朝廷歲寬四萬
貫耳得失至微而餽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以此知天下大
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于寒陋之小人也

貞元中陸贄上言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
風浪之險沂河滑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益寡習聞見而不
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有用斗錢運斗米之言
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但
令畿內和糶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用臣以兩
家之論互有短長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蒸黎蕃息力役靡耗

然後常以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學費遺資貧人貞元之始巨盜
初平太倉無垂月之儲關輔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
當脚錢至使郊畿烟火殆絕餓殍相望斯所謂觀近利而不防
遠惠者也近歲關輔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
公儲委積農家苦于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米價倍貴
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糶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
貴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災荒今宜糶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
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所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
也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
每斗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而京邑之米每斗只糶錢二十七
文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

文獻通考詳節

卷八

國用門

七

今約計一年和糶之數可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
糶五斗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停運則舟船無
用壞爛莫修倘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臣今欲
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其江淮諸道運米至河陰河陰運米至
太原倉太原運米至東渭橋去年各請停所運三之二其江淮
所停運米委轉運使于水災前縣減價糶之以救貧乏請令戶
部先貸見錢付京兆令糶米以補渭橋倉之闕數斗用百錢以
利農人又付洛鎮使糶十萬人一年之糧其江淮米錢并觥直
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絲輸上郡償充貸戶部錢其餘存
充來年和糶之價如此則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
收其在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

聞矣

止齋陳氏曰本朝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關河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十五丈河歷涿濟及鄆至京師四河所運唯汴河最重

哲宗元祐七年知揚州蘇軾上言糧綱到京往往欠折訪聞去歲運米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折欠約至三十萬餘石蓋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貨物既免征稅脚錢又輕故物貨流通緣路畢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數年以來官用窘逼轉運司督迫諸處稅務日急一日以淮南一路言之所得糧綱稅錢不過萬文獻通考詳節

卷八 國用門

七

緡而所在稅務專攔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指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撻取官米無有限量拆賣船板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僅官顯是全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剥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餘萬石利害較然

國家轉般之法東南六路斛斗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言歉則折納上等價錢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于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納錢氏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自崇寧初蔡京為

相始求羨財以供侈費用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萬緡元
貢自是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糴
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代發而轉般無用乃用曾孝廣之
說立直達之法時崇寧三年九月也孝廣之言曰往年南自真
州江岸北至楚州淮隄以堰潴水不通重船般剝勞費遂于堰
傍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入汴以達京師雖免
推舟過堰之勞然侵盜之弊由此而起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
奏請度真楚州堰為水閘自是東南金帛茶布之類直至京師
惟六路上供猶循用轉般法吏卒糜費與在路折閱動以萬數
欲將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襟運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卸
納庶免侵盜乞貸之弊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南北至

文獻通考詳節

卷八 國用門

九

遠處所亦直抵京師豐不加糴歎不代發方綱米之來也立法
甚峻船有損壞所至脩整不得踰時必派鄉保動致擾擾公私
橫費無有紀極又監法已壞迴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墮壞
本以盡廢弊事百出良可歎也

東萊呂氏曰漕運之法三代以前如禹貢所載雖有入渭亂河
之文然其法未甚誦論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諸侯爭事攻戰稍
稍誦論漕運然所論者尚足行軍之漕至於國都之漕亦未甚
論如管子所謂粟行二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無
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如孫武所謂千里餽糧士
有饑色皆是出征轉輸至其輸之國都地分俱近故當時亦尚
未講論秦併諸侯罷五等置郡漕運之法自此方始當漢室之

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武宣以後諸侯王割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漢初天子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及於天子其發運粟入關當時尚未論江淮到唐時乃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遠開舉者多粟不入京師以京師之粟尚不自全何況諸侯自封殖且如吳漢作亂枚乘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知當時殖利自豐不是運江淮之粟到唐時全倚辦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便出兵兵不征行各自歸散于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李傑裴耀卿講論漕運不得不詳大抵兩事常相為消長兵

文獻通考詳節

卷八 國用門

十

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饗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其議論漕運大略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汴入河自河入渭各自正輸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滑橋轉相般運道途歷遠此法遂壞劉晏再整頓漕運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准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于是足所以唐人議論惟江淮為最急宋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為四路至京師當是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無阻及入汴大計皆在汴北方之粟自三門白波入關自河入汴入京師雖惠民廣濟來處不多其勢也輕本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專倚辦江淮故江淮最重祖宗時陸運

之粟至真州入轉般倉自真州入船即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
京師諸州回船脚自真州請益熬丁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監
以償之比是宋朝良法後來蔡京為相廢改益法置直達江歲
月長遠吏胥俸姦所費甚多東南入京之粟亦少發運有名無
實故本朝漕運之法壞自蔡京大略如此 原二十五

賑恤

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羸厄
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
待羈旅賂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

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久四

文獻通考詳節 卷八 國用門

至

黼止也人三黼中也人二黼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黼則令邦移

民就穀 王後邦用

漢高祖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令民就食蜀漢

文帝後六年大旱蝗發倉庾以賑民

武帝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賑

貧猶不足募豪富相假貸尚不能收乃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

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今歲不登已遣使者賑貸困乏使就農藉

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

船載穀入關者得無用傳

獻帝興平元年三輔大旱帝出太倉米豆作糜食饑人

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飢彭城王義康立議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貨為制平價又沿淮歲豐令三吳飢人即以貸給使強壯轉運以贍老弱

唐太宗貞觀二年山東旱遣使賑恤饑民鬻子者出金寶贖還之

宋仁宗慶歷八年河北京東西大水大飢人相食詔出三司錢帛賑之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知青州富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廩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死者為大家葬之謂之叢冢及流民將復文獻通考詳節

卷八

五

業又各以遠近受糶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又萬餘人前此被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人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

英宗治平四年河北旱民流入京師司馬光上疏曰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以臣愚見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為河北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者易之多方那融斗斛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若斗斛數少不能周徧且須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豫約矣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糶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為

檢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矣如此飢民

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棄舊業浮游外鄉居者既安則行首思
反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哉 又言竊聞降救下災陽州
卑如人戶委是家貧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臣聞
周禮荒政十二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民獨於盜賊不聞赦宥
所以然者蓋以飢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
年州縣官吏不知治體務為小仁或遇凶年劫盜斛斗者不加
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
辟今若明降救文豫言減等斷放是勸民為盜也百姓乏食官
中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不當使之相劫奪也今歲京東西水
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飢民嘯聚不可禁
禦又况降赦以勸之臣恐國家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

文獻通考詳節

卷八 國用門

三

曾鞏救災議曰河北地震水災壞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
有司請發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
之賜之可謂大矣然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
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復得修其
畝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閭民不復得轉
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
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
戶計之戶為十人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被水之地既無秋成
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于來歲麥熟凡十
月今被災者十餘州仰食縣官者率十萬戶當用粟五百萬石
而足何以辨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

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斃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于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職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于無聊

文獻通考詳節

卷八 國用門

雷

之計有窺倉庫盜一粟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概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既驚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丁戶常產之資平日未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估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終其畝畝商得治其貨賻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粟于上而不暇

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一

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五月

為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
與損乎儲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
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夫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
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
粟一舉而振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
皆喜止之足賴而自安于畝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
妻子脫於流離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
哉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

東萊呂氏曰荒政始於黎民阻饑舜命棄為后稷播時百穀萬
之水湯之旱民無菜色其荒政制度不可考成周自大司徒以
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始錯見于六官之書然古之荒政以三十

文獻通考詳節

卷八 國用門

五

年之通制國用過歲有不登則人主貶損減省喪荒之式見於
小行人之官札喪凶荒凡窮為一書又太宰以九式均節物用
又遣人掌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而大司徒又以薄征散利凡
諸侯莫不有廩倉遇凶荒之歲為符信發粟賑飢而已春秋戰
國王政既衰秦饑乞糶于晉魯饑乞糶于齊九年之制已自敗
壞管子輕重一篇不過君民互相讓奪收其權于君上荒政一
變為歛散輕重矣後世法愈壞術愈粗如移民易粟孟子指為
苟且之政秦漢以下却謂之善政漢武詔令水潦移于江南方
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唐西都長安至歲不登則天子幸東都
不特移民就粟且有遂糧天子之語以此論之三十年之通制
國用此亦未易及如李悝之平糶法豐年收之甚賤凶年出之

亦使平糶之法常行則穀價不貴凶民各安其居
不至於流散至于移民易粟不過以飢殍之養養之而已若誇
糜粥策又其下者大抵荒政如先王之預備上也使李悝之政
脩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
焉設糜粥最下也蓋荒政統體如此今論可行者如漢載粟入
關中無用傳後來販粟者免稅如勸民出粟散在鄉里以田里
之民令豪戶各出穀散而與之又如富鄭公在青州處流民于
城外室廬措置種種有法又如趙清獻公在會稽不減穀價四
方商賈輻湊天下事雖古今不同可行之法古人已施用今則
舉而措之而已自李悝平糶至漢耿壽昌為常平倉元帝以後
或廢或罷宋朝遂為定制仁宗之世韓魏公請罷鬻沒官之田

文獻通考詳節

卷八 國用門

五

募人承佃為廣惠倉散於鰥寡孤獨慶歷嘉祐間既有常平倉
又有廣惠廣濟倉賑恤至王荆公用事常平廣惠量可以支給
盡糶轉以為發變而為青苗取三分之息百姓遂不聊生廣惠
之田賣盡元祐間雖復章惇繼之三倉又壞論荒政者不得不
詳考 原二十六

蠲貸

漢文帝二年詔民貸種食未入未備者皆赦之 十二年賜
天下農民租稅之半 十三年除田之租稅
昭帝始元二年詔所賑貸種食勿收責 按漢以來始有蠲貸
之事其所蠲貸者有二田賦一也逋債二也何三代之時獨不
聞有所蠲貸耶蓋二代之所以取民田賦而已貢助徹之法雖

不離子什一然往往隨時隨地為之權衡未嘗立為一定不易之制故禹貢九州之地如人功多則田下而賦上人功少則田上而賦下兗州之地蓋十有三畝而後同於他州又有雜出數等之間如下上錯下中三錯之類可見其未嘗立為定法孟子謂治地莫不善于貢亦病其較數歲之中以為常然則數歲之外未嘗不變易非如後世立經常之定額升合不可懸欠也蓋田賦既隨時斟酌而取之則自不令其輸納不敷而至于逋懸既無逋懸則何有于蠲貸而當時之民亦秉義以事其上不至如後世徇私忘公而徵幸其我蠲至於田賦之外則未嘗他取於民雖有春補不足秋斂不給之制然未聞責其償也春秋時始有施舍已責家量貸而公量收之說秦漢而下賦稅之額

文獻通考詳節

卷八 國用門

三

始定而民不敢逋額內之租征斂之名始多而官復有稅外之取夫如是故上之人不容不視時之豐歉民之貧富而時有蠲貸之令亦其勢然也由唐以來取民之制愈重其法愈繁故蠲貸之令愈多或以水旱或以亂離改易朝代恢拓土宇皆有所蠲甚至三歲祀帝之赦亦必有所蠲以為常典蓋征斂之法至苛逋欠之數日多故蠲貸之令不容不密而桀黠頑獷之徒至有故逋常賦以待蠲而以為得策則上下胥失之矣

宋哲宗元祐初知杭州蘇軾言二聖嗣位以來恩貸拍揮多被有司巧為艱闕故四方皆有黃紙放白紙收之語雖民知其實止恐有司然陛下未嘗峻發德音戒飭有司也况臣所論市易鹽錢酒稅和買編四事錢物雖多皆是虛數必難催理除是復

用小人如吳居厚盧秉之類假以事權濟其威虐五七年間或能索及三五分若官吏只循常法何緣索得三五年後人戶產竭伍保散亡勢窮理盡不得不放當此之時亦不得謂之聖恩矣伏乞留神省覽或執政只作常程文字行下一落吏胥之手則茫然如墮海中民復何望 又言今日自小民以上皆有積欠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所迫下為胥吏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民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益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臣自穎移揚州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之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生不得言訖淚下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

何由得成乎

嘉泰四年前知常州趙善防言貧民下戶每歲二稅但有重納
未嘗拖欠朝廷蠲放利歸攬戶鄉胥而小民未嘗沾恩乞明詔
自今郊需與減放次年某料官物或全料或一半其日前殘零
並要依數納足則貧民寔被寬恩官賦亦易催理從之開禧元
年詔免兩浙身丁錢絹自來年並除之 原二十七

文獻通考卷之八

食貨考

賦役考

人在上使民不得為下亦

臣自穎移後

卒親入村

民雖乏食

自合

春嘗

嘉泰四年

